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虞初新志 卷三

馬伶傳 商邱侯方域朝宗壯悔堂集 馬伶者，金陵梨園部也。金陵為明之「留都」，社稷百官皆在，而又當太平盛世，人易為樂，其士女之問桃葉渡、游兩華台者，趾相錯也。

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，而其最著者二，曰「興化部」，曰「華林部」。一日，新安賈合兩部為大會，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，與夫妖姬靜女，莫不畢集。列「興化」於東肆，「華林」於西肆，兩肆皆奏《鳴鳳》所謂椒山先生者。迨半奏，引商刻羽，抗墜疾徐，並稱善也。當兩相國論河套，而西肆之為嚴嵩相國者曰李伶，東肆則馬伶。坐客乃西顧而歎，或大呼命酒，或移坐更近之，首不復東。未幾更進，則東肆不復能終曲。詢其故，蓋馬伶恥出李伶下，已易衣遁矣。馬伶者，金陵之善歌者也，既去，「興化部」又不肯輒以易之，乃竟輟其技不奏，而「華林部」獨著。

去後且三年，而馬伶歸，遍告其故侶，請於新安賈曰：「今日幸為開宴，招前日賓客，願與『華林部』更奏《鳴鳳》，奉一日歡。」既奏，已而論河套，馬伶復為嚴嵩相國以出。李伶忽失聲，匍匐前稱弟子。「興化部」是日遂凌出「華林部」遠甚。

其夜，「華林部」過馬伶曰：「子，天下之善技也，然無以易李伶。李伶之為嚴相國至矣，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？」馬伶曰：「固然，天下無以易李伶，李伶即又不肯授我。我聞今相國某者，嚴相國儔也。我走京師，求為其門卒三年，日侍相國於朝房，察其舉止，聆其語言，久乃得之。一一此吾之所為師也！」「華林部」相與羅拜而去。馬伶名錦，字雲將，其先西域人，當時猶稱馬回回雲。

侯方域曰：異哉，馬伶之自得師也！夫其以李伶為絕技，無所於求，乃走事某，見某猶之見分宜也。以分宜教分宜，安得不工哉？嗚呼！恥其技之不若，而去數千里為卒三年；倘三年猶不得，即猶不歸耳。其志如此，技之工又須問耶？

張山來曰：予素不解弈，不解歌，自恨甚拙，因從學於人。雖不能工，然亦自覺有人門處。乃知藝無學而不成者。觀馬伶事益信。

顧玉川傳 江陰曹禾峨帽文漱選本

顧玉川，名大愚，字道民，邑東鄙楊舍人。深目戟髯，類羽人劍客。少遇異人授神行術，三日夜達京師，六日而返。父母怪問之，玉川語之故，袖葡萄、蘋果以獻。由是裡中傳以為神。

性任俠，喜施捨，尤好奇服，所至兒童聚觀。常衣紙衣，行則瑟瑟有聲；冠紙冠，方屋而高二尺。或時蓬跣行歌道中，或時幅巾深衣，肩古藤杖，杖懸葫蘆，大於身而高於頂，遇風則與偕覆，徐拄杖而起，行歌自如。渡河未嘗假舟楫，跨葫蘆，以杖導水，上下水面，望之如游雲氣中。與人言，多方外駭異不根之說，人亦無從詰之。獨其頃忽間往返數百里，音問不爽，道路行旅，歷歷咸見，此足奇也。

明啟、禎交，玉川子每游京師，月必一二過，尤厚虞山錢宗伯謙益。宗伯傳臚及第第三人，玉川子以其捷音歸，歸五日而郵報至。郵中諸少年疾馳七日夜，始抵錢氏室，則已泥金煥然，無所獲。宗伯言於諸公卿，聞其風者，以識面為幸。

一日遠遊歸，騎白牛，披孔雀裘，戴櫛笠如車輪，手棕櫚扇，後隨一橐駝，背置大葫蘆，其旁懸壺缶累累然，種所得奇花草，青蔥鮮潔，如山嶽自行。邑之人初未識橐駝，擁觀以為怪。時學使者方較試，六郡士咸集，群指顧愕眙。忽一人昂然從眾中出，紙衣紙冠皆皂色，與玉川相對鼓掌笑，遂挽橐駝上，抱葫蘆以行，如凶禮中「方相」然。識者曰：「此梁溪鄒公履也。」玉川之好怪而所與游多類此。玉川常乘橐駝往來旁郡縣。至毗陵驛，橐駝墜於野廁，百計挽之不能出，乃毀岸出之，而橐駝死矣。後訪道人華山，不知所終。或謂玉川實病死於家，誡其子孫諱之也。

張山來曰：餘讀《水滸傳》，竊慕神行太保戴宗之術，又以為尚不及縮地法。私嘗疑之，謂為文人遊戲筆墨，未必實有其術。今讀此，則是世有其人，惜予不及見耳。

冒姬董小宛傳 金沙張明弼公亮螢芝集

董小宛，名白，一字青蓮，秦淮樂籍中奇女也。七、八歲，母陳氏教以書翰，輒了了。年十一、二，神姿豔發，窈窕嫋嫋，無出其右；至針神曲聖、食譜茶經，莫不精曉。顧其性好靜，每至幽林遠壑，多依戀不能去；若夫男女闐集，喧笑並作，則心厭色沮，亟去之。居恒攬鏡，日語其影曰：「吾姿慧如此，即詘首庸人婦，猶當歎彩鳳隨鴉，況作飄花零葉乎？」

時有冒子辟疆者，名襄，如皋人也，父祖皆貴顯。年十四，即與雲間董太傅、陳徵君相倡和。弱冠，與餘暨陳則梁四五人，刑牲稱雁序於舊都。其人姿儀天出，神清徹膚。餘常以詩贈之，目為「東海秀影」。所居凡女子見之，有不樂為貴人婦，願為夫子妾者無數。辟疆顧高自標置，每遇狹斜擲心實眼，皆土苴視之。

己卯，應制在秦淮，吳次尾、方密之、侯朝宗咸向辟疆嘖嘖小宛名。辟疆曰：「未經平子目，未定也。」而姬亦時時從名流讌集間聞人說冒子，則詢冒子何如人。客曰：「此今之高名才子，負氣節而又風流自喜者也。」則亦胸次貯之。比辟疆同密之屢訪，姬則厭秦准囂，徙之金閨。比下第，辟疆送其尊人乘憲東粵，遂留吳門。聞姬住半塘，再訪之，多不值。時姬又患暑，非受漿於炎炙，則必逃之颯颯之徑。一日，姬方醉睡，聞冒子在門，其母亦慧倩，亟扶出相見於曲欄花下。主賓雙玉有光，若月流於堂戶，已而四目瞪視，不發一言。蓋辟疆心籌，謂此入眼第一，可係紅絲。而宛君則內語曰：「吾靜觀之，得其神趣，此殆吾委心塌地處也！」但即欲自歸，恐太遽。遂如夢值故歡舊戚，兩意融液，莫可舉似，但連聲顧其母曰：「異人！異人！」

辟疆旋以三吳壇坫爭相屬，凌遽而別。閱屢歲，歲一至吳門，則姬自西湖遠遊於黃山白岳間者，將三年矣。此三年中，辟疆在吳門，有某姬亦傾蓋輸心，遂訂密約，然以省覲往衡岳，不果。辛巳夏，獻賊突破襄樊，特調衡永兵備使者監左鎮軍。時辟疆痛尊人身陷兵火，上書萬言，干政府言路，歷陳尊人剛介不阿、逢怒同鄉同年狀，傾動朝堂。至壬午春，復得調。辟疆喜甚，疾過吳門，踐某姬約。至則前此一句，已為竇霍豪家不惜萬金劫去矣。

辟疆正旁皇鬱壹，無所寄托，偶月夜蕩葉舟，隨所飄泊。至桐橋內，見小樓如畫，閨閉立水涯。無意詢岸邊人，則雲：「此秦淮董姬自黃山歸，喪母，抱危病，鏽戶二旬餘矣！」辟疆聞之，驚喜欲狂。堅叩其門，始得入。比登樓，則燈炮無光，藥鑊狼籍。啟帷見之，奄奄一息者，小宛也。姬忽見辟疆，倦眸審視，淚如雨下，述痛母懷君狀，猶乍吐乍含，喘息未定。至午夜，披衣遂起，曰：「吾疾愈矣！」乃正告辟疆曰：「吾有懷久矣，夫物未有孤產而無耦者，如頓牟之草、磁石之鐵，氣有潛感，數亦有冥會。今吾不見子，則神廢；一見子，則神立。二十日來，勺粒不露，醫藥無效；今君夜半一至，吾遂霍然。君既有當於我，我豈無當於君？願以此刻委終身於君，君萬勿辭！」辟疆沉吟曰：「天下固無是易易事。且君向一醉晤，今一病逢，何從知餘？又何從知餘閨閣中賢否？乃輕身相委如是耶？且近得大人喜音，明早當遣使襄樊，何敢留此？」請辭去。至次日，姬靚妝鮮衣，束行李，屢趣登舟，誓不復返。姬時有父，多嗜好，又蕩費無度，恃姬負一時冠絕名，遂負逋數千金，咸無如姬何也。

自此渡游墅，游惠山，歷毗陵、陽羨、澄江，抵北固，登金焦。姬著西洋布退紅輕衫，薄如蟬紗，潔比雪豔，與辟疆觀競渡於江山最勝處。千萬人爭步擁之，謂江妃攜偶踏波而上微也。凡二十七日，辟疆二十七度辭。姬痛哭，叩其意。辟疆曰：「吾大人雖離虎穴，未定歸期。且秋期逼矣，欲破釜焚舟冀一當，子盍歸待之？」姬乃大喜曰：「餘歸，長齋謝客，茗碗爐香，聽子好音。」遂別。

自是杜門茹素，雖有竇霍相檄、佻健橫侮，皆假貸賄賂以蟬脫之。短絨細札，責諾尋盟，無月不數至。迫至八月初，姬復孤身挈一婦，從吳買舟江行，逢盜，折舵入葦中，三日不得食。抵秦淮，復停舟郭外，候辟疆聞事畢，始見之。一時應制諸名貴咸置酒

高宴。中秋夜，觴姬與辟疆於河亭，演懷寧新劇《燕子箋》。時秦淮女郎滿座，皆激揚歎羨，以姬得所歸，為之喜極淚下。榜發，辟疆復中副車，而憲副公不赴新調，請告適歸；且姬索逋者益眾，又未易落籍，辟疆仍力勸之歸，而以黃衫押衙托同盟某刺史。刺史莽，眾嘩，挾姬匿之，幾敗事。虞山錢牧齋先生維時不唯一代龍門，實風流教主也，素期許辟疆甚遠，而又愛姬之俊識。聞之，特至半塘，令柳姬與姬為伴，親為規劃，債家意滿。時又有大帥以千金為姬與辟疆壽，而劉大行復佐之，公三日遂得一切，集遠近與姬餞別於虎嘯，買舟以手書並盈尺之券，送姬至如皋。又移書與門生張河部，為之落籍。

八月初，姬南征時，聞夫人賢甚，特令其父先至如皋，以至情告夫人，夫人喜諾已久矣。姬入門後，智慧絡繹，上下內外大小罔不妥悅。與辟疆日坐畫苑書圃中，撫桐瑟，賞茗香，評品人物山水，鑑別金石鼎彝；閉吟得句，與彩輯詩史，必捧硯席為書之。意所欲得，與意所未及，必控弦追箭以赴之。即家所素無，人所莫辦，倉猝之間，靡不立就。相得之樂，兩人恒云「天壤間未之有也！」

申西崩圯，辟疆避難渡江，與舉家遁浙之鹽官，履危九死，姬不以身先，則願以身後：「寧使賊得我則釋君，君其問我於泉府耳。」中間智計百出，保全實多。後辟疆雖不死於兵，而瀕死於病。姬凡侍藥不間寢食者，必百晝夜。事平，始得同歸故里。前後凡九年，年僅二十七歲，以勞瘁病卒。其致病之繇與久病之狀，並隱微難悉，詳辟疆《憶語》《哀詞》中，不唯千古神傷，實堪令奉倩、安仁閣筆也。

琴牧子曰：姬歿，辟疆哭之曰：「吾不知姬死而吾死也！」予謂父母存，不許人以死，沉溺席間物乎？及讀辟疆《哀詞》，始知情至之人，固不妨此語也。夫饑色如饑食焉：饑食者，獲一飽，雖珍羞亦厭之。今辟疆九年而未厭，何也？饑德非饑色也！棲山水者，十年而不出，其朝光夕景，有以日酣其志也，宛君其有日酣冒子者乎？雖然，歷之風疾疫厄盜賊之際而不變如宛君者，真奇女，可匹我辟疆奇男子矣。

附：冒辟疆《影梅庵憶語》選十五則

壬午清和晦日，姬送餘至北固山下，堅欲從渡江歸里。餘辭之力，益哀切不肯行，舟泊江邊。時西先生畢今梁寄予夏西洋布一端，薄如蟬紗，潔比雪豔。以退紅為裡，為姬制輕衫，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。偕登金山，時四五龍舟衝波激盪而上。山中遊人數千，尾餘兩人，指為神仙，繞山而行，凡我兩人所止，則龍舟爭赴，迴環數匝不去。呼詢之，則駕舟者，皆餘去秋淞回官舫長年也。勞以鵝酒，竟日返舟。舟中宜磁大白盃盛櫻珠數升，共啖之，不辨其為櫻為唇也。江山人物之盛，照映一時，至今談者侈美。

秦淮中秋日，四方同社諸友，感姬為餘不辭盜賊風波之險，間關相從，因置酒桃葉水閣。時在坐為眉樓顧夫人、寒秀齋李夫人，皆與姬為至戚，美其屬餘，咸來相慶。是日新演《燕子箋》，曲盡情豔，至霍、華離合處，姬泣下，顧、李亦泣下。一時才子佳人、樓台煙水、新聲明月，俱足千古。至今思之，不異遊仙枕上夢幻也。

餘數年來，欲哀集四唐詩，購全集，類逸事，集眾評，列人與年為次第，付姬收貯，至編年論人，准之《唐書》。姬終日佐餘稽查抄寫，細心商定，永日終夜，相對忘言。閱詩無所不解，而又出慧解以解之。尤好熟讀楚詞，少陵，義山，王建，花蕊夫人、王珪三家宮詞。等身之書，周回座右，午夜衾枕間，猶擁數十家唐詩而臥。今秘閣塵封，餘不忍啟，將來此志，誰克與終？付之一歎而已！

乙酉客鹽官，嘗向諸友借書讀之。凡有奇僻，命姬手抄。姬於事涉閨閣者，則另錄一帙。歸來與姬遍搜諸書續成之，名曰《奩豔》。其書之瑰異精密，凡古今女子，自頂至踵，以及服食器具，亭台歌舞、針神才藻，下及禽魚鳥獸，即草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，皆歸香麗。今細字紅箋，類分條悉，俱在奩中。客春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，與龔奉常極贊其妙，促繡梓之。餘即當忍痛為之校仇鳩工，以終姬志。

姬於吳門曾學畫未成，能作小叢寒樹，筆墨楚楚。時於幾硯上輒自圖寫，故於古今繪事別有殊好。偶得長卷小軸與筥中舊珍，時時展玩不置。流離時，寧委奩具，而以書畫捆載自隨；盡末後異裁裝潢，獨存紙絹，猶不得免焉，則書畫之厄，而姬之嗜好，真且至矣。

姬能飲，自入吾門，見餘量不勝蕉葉，遂罷飲，每晚侍荆人數杯而已。而嗜茶與餘同，性又同嗜片芥。每歲半塘顧子兼擇最精者臧寄，具有片甲蟬翼之異。文火細煙，小鼎長泉，必手自炊滌。餘每誦左思《嬌女詩》「吹噓對鼎{珍}歷」之句，姬為解頤。至沸乳看蟹目魚鱗，傳盜選月魂雲魄，尤為精絕。每花前月下，靜試對嘗，碧沉香泛，真如木蘭露露，瑤草臨波，備極盧陸之致。東坡雲：「分無玉碗捧蛾眉」。餘一生清福，九年占盡，九年折盡矣！

姬每與餘靜坐香閣，細品名香宮香諸品，淫沉水香。世俗人以沉香著火上，煙撲油膩，頃刻而滅，無論香之性情未出，即著懷袖，皆帶焦腥。沉香有堅致而紋橫者，謂之「橫隔沉」，即四種沉香內革沉香紋者是也，其香特妙。又有沉水結而未成，如小笠大菌，名「蓬萊香」，餘多蓄之。每慢火隔砂，使不見煙，則閣中皆如風過伽楠、露沃薔薇、熱磨琥珀，酒傾犀罈之味。久蒸衾枕間，和以肌香，甜豔非常，夢魂俱適。外此則有真西洋香，方得之內府，迥非肆料。丙戌客海陵，曾與姬手制百丸，誠閨中異品，然熱時亦以不見煙為佳。非姬細心秀致，不能領略到此。

黃熟出諸番，而真臘為上；皮堅者為黃熟，桶氣佳而通黑者，為夾棧黃熟。近南粵東莞茶園村土人種黃熟，如江南之藝茶。樹矮枝繁，其香在根。自吳門解人剔根切白，而香之鬆朽盡削，油尖鐵面盡出。餘與姬客半塘時，知金平叔最精於此，重價數購之。塊者淨潤，長曲者如枝如虯，皆就其根之有結處，隨紋縷出黃雲紫繡，半雜鷓鴣斑，可拭可玩。寒夜小室，玉幃四垂，髡{登毛}重疊，燒二尺許絳蠟二三枝，設參差台幾，錯列大小數宣爐，宿火常熱，色如液金粟玉，細撥活灰一寸，灰上隔砂選香蒸之。歷半夜，一香凝然，不焦不竭，鬱勃氤氳，純是糖結熱香，間有梅英、半舒荷、鵝梨、蜜脾之氣靜參鼻觀。憶年來共戀此味此境，恒打曉鍾，尚未著枕。與姬細想閨怨有「斜倚薰籠」、「撥盡寒爐」之苦，我兩人如在蕊珠眾香深處。今人與香氣俱散矣，安得返魂一粒，起於幽房扇室中也！

餘家及園亭，凡有隙地皆植梅。春來早夜出入，皆爛熳香雪中。姬於含蕊時，先相枝之橫斜，與幾上軍持相受，或隔歲使芟剪得宜，至花放恰採入供。即四時草花竹葉，無不經營絕慧，領略殊清，使冷韻幽香，恒靡微於曲房斗室；至穠豔肥紅，則非其所賞也。

秋來猶耽晚菊。即去秋病中，客貽我剪桃紅，花繁而厚，葉碧如染，濃條婀娜，枝枝具雲電風斜之態。姬扶病三月，猶半梳洗，見之甚愛，遂留榻右。每晚高燒翠蠟，以白團迴六曲，圍三面，設小座於花間，位置菊影，極其參橫妙麗，始以身入。人在菊中，菊與人俱在影中，回視屏上，顧余曰：「菊之意態盡矣，其如人瘦何！」至今思之，澹秀如畫。

姬最愛月，每以身隨升沉為去住。夏納涼小苑，與幼兒誦唐人詠月及「流螢紈扇」詩，半榻小幾，恒屢移以領月之四面。午夜歸閣，仍推窗延月於枕簟間。月去，復卷幔倚窗而望，語余曰：「吾書謝莊《月賦》，古人厭晨歡，樂宵宴，蓋夜之時逸，月之氣靜，碧海青天，霜縞冰淨，較赤日紅塵，迥隔仙凡。人生攘攘，至夜不休，或有月未出已鼾睡者，桂華露影，無福消受。與子長歷四序，娟秀浣潔，領略幽香，仙路禪關，於此靜得矣！」

釀飴為露，和以鹽梅，凡有色香花蕊，皆於初放時彩漬之，經年香味顏色不變，紅鮮如摘；而花汁融液露中，入口噴鼻，奇香異豔，非復恒有。最嬌者為秋海棠露；海棠無香，此獨露凝香發，又俗名「斷腸草」，以為不食，而味美獨冠諸花。次則梅英、野薔薇、玫瑰、丹桂、甘菊之屬，至橙黃橘紅、佛手香櫞，去白縷絲，色味更勝。酒後出數十種，五色浮動白瓷中，解醒消渴，金莖仙人掌難與爭衡也。

冬春水鹽諸菜，能使黃者如蠟，碧者如苔，蒲藕筍蕨，鮮花野菜，枸蒿蓉菊之類，無不採入食品，芳旨盈席。

火肉久者無油，有松柏之味。風魚久者如火肉，有麋鹿之味。醉蛤如桃花，醉鱖骨如白玉。油{蟲昌}如鱖魚。蝦鬆如龍須。烘

兔酥雜如餅餌，可以籠食。菌脯如雞粿。腐湯如牛乳。姬細考之食譜，四方郇廚中，一種偶異，即加訪求，而又以慧巧變化為之，莫不異妙。

取五月桃汁、西瓜汁，一瓢一絲瀉盡，以文火煎至七八分，始攪糖細煉，桃膏如大紅琥珀，瓜膏可比金絲內糖。每酷暑，姬必手取其汁示潔，坐爐邊靜看火候成膏，不使焦枯，分濃淡為數種，此尤異色異味也。

張山來曰：予雉皋別業與辟疆相鄰，辟疆常為予言宛君事甚悉，復以《憶語》見示。予深羨辟疆奇福如許。癸亥秋，又以家公亮傳來，諱屬入選。快讀一過，乃知慧業文人固應有此。因自嗟命薄，不能一締如此奇緣，能無浩歎？

賣酒者傳 魏禧冰叔魏叔子文集

萬安縣有賣酒者，以善釀致富。平生不欺人。或遣童婢沽，必問：「汝能飲酒否？」量酌之，曰：「毋盜瓶中酒，受主翁咎也。」或傾跌破瓶缶，輒家取瓶，更注酒，使持以歸。由是遠近稱長者。

裡有事釀飲者，必會其肆。裡中有數聚飲，平事不得決者，相對咨嗟，多墨色。賣酒者問曰：「諸君何為數聚飲，平事不得決，相咨嗟也？」聚飲者曰：「吾儕保甲貸乙金，甲逾期不肯償，將訟，訟則破家，事連吾儕，數姓人不得休矣！」賣酒者曰：「幾何數？」曰：「子母四百金。」賣酒者曰：「何憂為？」立出四百金償之，不責券。乙得金欣然，以為甲終不負己也。四年，甲乃僅償賣酒者四百金。

客有橐重資於途，甚雪，不能行。聞賣酒者長者，趨寄宿。雪連日，賣酒者日呼客同博，以贏錢買酒肉相飲噉。客多負，私怏怏曰：「賣酒者乃不長者耶？然吾已負，且大飲噉，酬吾金也。」雪霽，客償博所負行。賣酒者笑曰：「主人乃取客錢買酒肉耶？天寒甚，不名博，客將不肯大飲噉。」盡取所償負還之。

術者談五行，立決人死，疏先後宜死者六人矣。賣酒者將及期，置酒，召所買田舍主畢至，曰：「吾往買若田宅，若中心願之乎？價毋虧乎？」欲贖者視券，價不足者，追償以金。又召諸子貸者曰：「汝貸金若干，子母若干矣。」能償者損其息，貧者立券還之，曰：「毋使我子孫患苦汝也！」及期，賣酒者大會戚友，沐棺更衣待死。賣酒者顏色陽陽如平時，戚友相候視，至夜分，乃散去。其後第八人以下各如期死，賣酒者活更七年。

魏子曰：吾聞賣酒者好博，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，喧爭無家人禮。或問之，曰：「兒輩嬉，否則博他人家，敗吾產矣。」嗟乎！賣酒者匪唯長者，抑亦智士哉！賣酒者姓郭名節，他善事頗眾。予聞之歐陽介庵雲。

張山來曰：自古異人，多隱於屠沽中。賣酒者時值太平，故以長者名耳。叔子謂「匪唯長者，抑亦智士」，誠具眼也！

一瓢子傳 華容嚴首昇平子瀨園文集

一瓢道人，不知其姓名。性嗜酒，善畫龍，敝衣蓬跣，擔筇竹杖，掛一瓢，游鄂渚間，行歌漫罵，學百鳥語，弄群兒聚話以為樂。顧其神明映徹，怪准奇顏，髯疏起，吐語作洪鐘聲。有時衣新絳衣，從人假驢馬，擁大蓋，往來市中，觀者如堵。

隆慶丁卯，居澧陽，年可七十。澧人異之，或具酒，蓄墨汁，乞一瓢子畫，不能得。一日飲龔孝廉園中，頽然以醉，直視沉吟久之。座中顧曰：「此一瓢子畫勢也。」一瓢子骨相既奇，如蛟人龍子，更卸衣衫，裸而起舞，顧謂座客：「為我高歌《入塞》《出塞》之曲。」又令小兒跳呼，四面交攻。已，信手塗潑，煙霧迷空，座中凜凜生寒氣，飛潛見伏，隨勢而成。署其尾曰「牛舜耕」。問其故，笑而不答。有飲一瓢子酒，年餘不能得其畫者；久之，畫一人科頭赤腳，踞地而遺，節骨隱起，作努力狀，以贈之。其善謔如此！信口輒成詩，間有異語，多奇中。澧人漸敬之，競饋問，皆受而棄之。

華陽莊靖王請改館，一瓢子不可。所居無定處。一日宿文昌祠中，禮文昌像，作梵咒；像落壓其腦，乃遺書莊靖，請「速營黃腸，吾將老焉。」王如言為治木。木具，一瓢子坐其中，不覆，令人舁而過市，拱手大呼，與人言別。周遍街巷，遷郊外普賢庵，命眾曰：「可覆我？」眾不敢覆，視之，已去矣。遂覆而埋之，舉之甚輕，如空棺然。澧人為題石於澧水橋頭，署「畫龍道人一瓢子之墓」，蓋隆慶辛未七月也。

或曰：一瓢子，少讀書不得志，棄去走海上，從軍徵倭寇有功，至裨將。後失律，匿於群盜，出沒吳楚間。乃以資市妓十餘人，賣酒淮揚，所得市門資悉以自奉。諸妓更代侍之。日擁歌舞，具飲食以自豪。凡十餘年，始亡去。乞食湖湘間，終於澧。

附：游一瓢傳

陳週二游

啟、禎之時，楚湖之南澧州，有游食道人，衣結履穿，臭穢不可邇，求乞市中，每日得酒一瓢。風雨中輒醉臥道上，其言在可解不可解之間，或驗或不必驗，無甚異於人，人亦不之異。以其游食，謂之「游道人」；以其喜酒一瓢，又謂之「游一瓢」也。嘗醉中大言曰：「我善畫龍。」人或以紙試之，磨墨滿瓢，狂嘖著紙，又以破袖漬塵濃塗，張紙空中，俟墨干時，煙雲吞吐，鱗甲生動，有飛騰破壁之勢，得者至今寶之。

偶華陽王過市，前驅呵斥不起。王曰：「得全於酒者得全於天也。天全之人，自非凡品。」輿致宮中，供養致敬。一日，忽舉手謝王曰：「吾祿食已盡，後事累王矣！」奄然長逝。王以兩石缸函其屍，葬之。半載後，有自都門來者，見游在都，附書於王，果一瓢手跡。王異之，發其缸，空如也，因歎神仙之遊戲人間，而人不之識也。

獨拙和尚，澧州人，目擊其異，並識其詩四絕。一曰：「磨快鋤頭挖苦參，不知山下白雲深。多年寂寞無煙火，細嚼梅花當點心。」二曰：「游食多年不害羞，也來城市看妝樓。東風不管人貧賤，一樣飛花到白頭。」三曰：「破寺無僧好掛瓢，閒時歌舞醉吹簫。黃昏月落秋江裡，沒個人來問寂寥。」四曰：「門外何人喚老游？老游無事聽溪流。而今世事多荊棘，黃葉飛來怕打頭。」

張山來曰：予於《文瀾》中見嚴作，選後而瀨江陳子二游，復以是作見寄。所紀事大同小異，因並錄之，以彰瑜、亮雲。

宋連璧傳 樂安李煥章象先頤頤居集

宋連璧者，字玉梧，吾乘北郭人也。巨族，諸家率淳謹，璧獨以俠行驚裡中。性至孝，父鴻臚丞，晚得異疾，日臍出綠汁數合，醫不治。有道士衣破絮，至其家，謂璧曰：「是非鬻乳熊，莫能療也。顧山左何從得？君其聽之而已。」璧叱曰：「是豈天上物耶？」乃徒步入秦中，深山遇虎，幾啣璧；會獵人大至，虎逸去。璧日伺幽箐伏莽，灌木叢祠，蹤跡熊穴。窺熊出，潛刃其乳二，懷之出。熊至，璧倉皇驚墮崖谷下，傷兩趾，病不能步，而持乳熊如故也。夜宿廢廟中，疑戶外有拖履聲至，璧曰：「援遠人命！援遠人命！」履聲入，取袖中草捏之，即燕。璧察之，乃曩所遇道人也。璧大駭：「師何至是？」道士曰：「待爾久矣！」乃以藥傳璧足，輒能立。道士授一書，皆符咒，曰：「爾善用，後四十年，與爾會鳩茲之市。」璧遂至家，父吞乳熊肉，瘥。

後數年，父以他病歿。璧愈厭棄世俗，欲為五嶽游。乃稍稍理前道人所遺書，能隱形，驅風雷雨，又剪紙為人馬甲盾器械。客侍御游公幕府。崔、魏忌侍御，禍家又以侍御匿妖妄報。緹騎至，縛侍御與璧。檻車至河西務，璧曰：「煩諸公致詞中貴，我野人不習豪家，欲他往。」諸緹騎急視之，檻屋寂無人矣。璧與侍御亡之淮上，璧曰：「君可歸楚中。」取一符付侍御：「急則焚之。」是時璧變姓名為張思任，於是朝廷捕亡者張思任，而璧之家人不知也。

璧乃潛某宗伯家，遇之厚。時權要與宗伯隙，璧曰：「國賊也！」乃走長安上書劾權要險狠傾善類，為逆闖復仇，宜下司寇請室。上大怒，執之，就斬西市。桎梏忽脫地，寂無人矣。是時，璧又變姓名為李抱真，於是朝廷捕亡者李抱真，而璧之家人不知也。

璧輒憶前道人約，至鳩茲市，僦居候道人，且三載。一日，人大呼牆外曰：「此中匿亡者三人，曰宋連璧、張思任、李抱真，可速出！」璧大駭無措，其人已排闥入，則昔所與別道人也。責之曰：「以爾夙有道契，故授之書，爾奈何與黨錮事，為天下逋逃客耶？吾以此遲三年始至。」璧頓首謝，願自此與師永絕世緣，不復戀妻孥矣。道人曰：「不可！爾還裡，當再與家人見。」

璧遂攜藥囊抵家。其妻已喪久，兒夢瑞，璧去方週歲，見不復認。則棲一廟中，曰：「我張思任，後改李抱真，與茲村有緣，

故來。」璧同母弟珠，當捕張、李時，亦疑其為兄，終未敢以告人也。至是心動，趣之，急啟扉，兄弟各相識，因撫其子，具告所以，留數日去。